

亦
舒
新
经
典

这迷藏游戏，外国人不过叫「hide and seek」，藏与觅，可是到了华人口中，忽然多出一个「迷」字，分外黠然，意思也大为失落，有可能永远找不到。

亦舒
／著

迷藏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迷藏

亦

舒

新

经

典

迷藏游戏，外国人也叫作 hide-and-seek，藏与觅，可是到了华人口中，忽然多出个迷字，分外趣味，意思也大为改变，有可能永远找不到。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图字:01-2007-5779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藏/(加)亦舒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5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978-7-80228-643-6

I 迷... II.亦... III.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I71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1720 号

迷藏

策划:红书坊

作者:亦舒

特约编辑:钱丽

责任编辑:吕晖

统筹编辑:张婷

封面设计: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32 开

版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28-643-6

定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那一天的事，维元记得很清楚。

离开学校实验室的时候已经天黑，她匆匆收拾手提电脑，穿上大衣，走到停车场，才想起遗漏了母亲新近手织的绒线围巾。

那条玫瑰红围巾人人都赞好看，母亲近年眼力已大不如前，手织物特别珍贵，实验室是公共场所，莫叫人拿了去才好。

维元决定折返取回。

她看到男朋友于申一站在车子旁等她，向她招手。

维元笑问：“又换新车？”

申一得意洋洋，“祖母送我的生日礼物。”

维元把书包交给申一，申一故意肩膀一沉，“哗，足足三十磅。”

“我忘记围巾，得回图书馆拿，你等我五分钟。”

“我陪你去。”



“你陪着新车吧。”

申一笑。

维元读出车头字母，“嗯，巴伐利亚汽车工厂，好车。”

申一拉住她的手响亮地吻一下。

维元回到实验室，管理员已锁上大门，她握住门柄，摇了几下。

维元决定去请管理员开门。

经过走廊，她闻到异味。

这时同学已经散尽，清洁工人也已完成一天工作，全日最静是这一刻。

学校为着节约，走廊灯光熄掉一半，有点黝暗。

那辛辣的气味叫维元掩鼻。

电光石火之间，她知道是什么气味了，煤气！

实验室里全是化学品，泄漏煤气非同小可。

维元忘却其他，她奔回实验室大门，煤气味更加浓烈，她伏在门上往里张望，里边漆黑一片，有点可怕，她用力推门，门却锁上。

人急生智，维元大喊：“救火，救火！”

走廊平日人山人海，这时渺无一人，维元急得想哭。

维元看到警钟，她打破玻璃，拉下手掣，铃声大作。

这时，煤气已叫她呛咳。

维元看到管理员匆匆奔近，她认得是福伯。

福伯一接近已知是什么一回事，立刻掏出锁匙，打开实验室大门用力推开，进去关煤气总掣。

维元顺手开亮了灯，她看到那条玫瑰红围巾，立刻取回，绑在颈上。

福伯喘气，赶紧开窗，“幸亏你发现得早——”

维元站在门口，用手指着实验室角落，惊恐得说不出话来。

福伯朝那方向一看，不禁跌脚，大叫：“我的天！”

角落桌子上，有一个年轻人伏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嘴鼻对牢本森灯喉。

福伯奋力把他拖出走廊，他已经神志不清。

这时，其他工作人员也赶来，立刻拨紧急电话。

维元呆呆站一旁。

自杀，有同学开实验室煤气自杀。

是什么样巨大的苦楚叫他痛不欲生？

他软弱地倒在走廊里，有人替他做人工呼吸，他穿着浅灰色手织毛衣，可见，他母亲也相当痛惜他，他开启煤气的刹那，可有想起妈妈？

维元手脚缓缓恢复活动，她听见身边手提电话响个不停。

是申一焦急的声音，“维元，你在哪里，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我马上就出来。”

申一站在大门口，“我听见警钟声，什么事？”

他看到女友一脸泪痕，大惊，把她紧紧搂在怀中。

维元坐进新车，轻轻把刚才的意外说出。

申一十分诧异，“一个男生？”



维元点头。

“如此软弱，枉为男子。”

这时，白色救护车呼啸而至。

“救得活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维元把头靠在男友肩上，心中忐忑。

这时，她听见汽车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歌，有人这样唱：“人比海里沙，无谓多牵挂……命中有时终须有，命中无时，莫强求……”

申一这时关掉收音机，“我送你回家，早点休息。”

维元没有反对，本来约好替申一预祝生日，现在已无兴致。

第二天一早维元如常上学。

第一节课上到一半，校工请她到教务处。

教务主任满面笑容，“王同学请坐，全凭你机智，救人一命。”

维元轻轻问：“他没事吧。”

“医生说他休养几日可以出院。”

维元放下心来，头皮一角不再发麻，四肢回暖，她吁出一口气。

“校方也感谢你及早发现泄漏煤气，否则只需意外一星火，整间校舍都有危险。”

维元唯唯诺诺。

“王同学，许精神的家长想亲自向你致谢。”

维元到这个时候，才知道那个年轻人叫许精神。

他辜负了这个好名字。

维元轻轻答：“不用了，举手之劳，我没做什么。”

“那么，电话里说几句。”

维元站起来，“不敢当不敢当。”

教务主任对这位王同学的品格十分放心，“这件事，请王同学对媒介慎言。”

维元点点头。

“你回去上课吧。”

维元一整天都相当愉快。

放学，她对男友说：“他没事。”

申一却莫名其妙，“谁，谁没事？”

事不关己，已不劳心。

“我们上山兜风。”

爱车的于申一把小跑车加速。

幸运的他，外婆也送他一个假期，他邀请维元到夏威夷群岛度假。

维元旋转电台，却再也听不到那首劝人记住命里有时终须有的歌曲。

过了几天，同学纷纷说：“那个自杀生复课了。”

维元又气又好笑。

什么叫做自杀生？一次做错，终生为痣。

“他到底为谁自杀，她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优点？”

“她是经济系的张明媚，她拒绝他的爱意，随父母移民往悉尼，他



一时想不开。”

“真没想到现今世界还有如此浪漫男生，唉，我男友像件橡皮救生衣。”

有人嗤之以鼻，“救生衣？你倒想，像厕所板才真。”

“这个许精神念什么科？”

“好像是化工，相貌与功课均十分平常，现在可平地一声雷成为明星了，女生都涌去看他。”

维元一声不响，天下人真无聊。

“维元，你没有好奇心？”

维元说：“五月就毕业了，又要大考又要找工作，谁有空管闲事。”

“维元你不是准备结婚吗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同学笑，“每个人都知道。”

维元否认，“不，还没有那么早。”

忽然有人幽幽叹口气，“别太挑剔了，于申一条件上佳，家境小康，且十分疼惜他，独子，将来什么都是他的，学历又好，是名建筑师，还等什么？”

“哗，你那么熟悉他，你是他的仰慕者？”

“他一个表哥是我堂姐的众多追求者之一。”

“听见没有，维元。”

维元答：“没听见，拜托别再说我。”

“今年我们年轻漂亮，五年后又轮到别人比我们光洁标致，再过

五年，我们这一辈便晋升大姐。”

维元迟疑，“不用再看看吗？”

“看什么，看谁，有啥好看？”

这时上课铃响，大家一哄而散。

经过实验室，发觉有几个女生伏在玻璃上窥看。

“维元，自杀生在里边，我们也去看看。”

她们不知道维元与那自杀生有特殊关系，拉着她张望。

维元心一动，她也想看清楚他长相，但终于没有，她把情绪压抑，若无其事地走开。

他回来上课了，多好，学校深明大义，也不加以处分，人家已经够惨，想必已经知错，全校上下应当协助这个许精神同学重生。

有人在身后说：“能够为一个人自杀，真不容易。”

声音里透着奇异的敬畏，她们并没有蔑视他懦弱。

维元到演讲所坐进角落里，讲师迟到，她翻阅笔记。

前座几个男同学叽叽喳喳在谈论异性。

他们没看到维元，最大言不惭的那个说：“女朋友分四级，第一级，周一周二已经拨电话问她们周末可有空。”

有人接上去，“第二级，要待星期三或四才约。”

“第三级，星期五傍晚，实在无聊，也许拨电话看她在做什么。”

维元越听越生气。

有人更不堪，“第四级，是自酒吧出来，喝了几杯，又无伴，便问她可否到她处喝咖啡，呵呵呵。”



“林玉琳、张少霞都是这一级。”

“第一级有谁？”

“王杰华与陈雯姿都是一级女。”

维元忍无可忍，抓起铅笔，用橡皮筋拉紧，当箭般射出去，正中一个男生后颈。

他雪雪呼痛，转过头来看，见是维元，连忙搬到别的座位上去。

讲师终于来了，讲威尔士诗人迪伦·托马斯作品，说到诗人父亲临终，他激动地写：战斗、战斗，不要静默地步入深夜……但是诗人本人在一个晚上喝下十八杯威士卡暴毙，终年三十九岁。

讲师问：“同学们，他叫你想起什么人？”

维元举手，“李白，将进酒，杯莫停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”

“只有王同学有灵感，你写一篇比较吧。”

就这样下了课。

一直到回家，维元仍庆幸至少他在于申一心目中是第一位。

她把那条玫瑰红围巾叠好收起，不敢再用，她怕丢失，下次就没那么幸运，找不回来可怎么好。

她靠在床角不觉睡着。

忽然闻到煤气味，一头冷汗那样惊醒，大声叫着：“漏煤气，快开窗，快。”

她母亲匆匆奔进来，“维元，你说什么？家中一向用电。”

维元这才知道是做噩梦，一脸惊恐。

“你睡着的时候有人送礼物来。”

“谁，申一？”

“不是申一，是一对姓许的夫妇，司机千恩万谢，送上一大篮子名贵水果。”

啊，是他们。

水果不方便退回，推来推去就烂了。

“维元，是什么人？”

维元这才把故事说上一遍。

上一辈的人想法与年轻人完全不同，王太太皱着眉头，“如此没出息的男孩。”

“他一时糊涂。”

“倘若不再醒转，可叫父母怎样伤心得过来，太不孝顺，维元，这种人你要与他保持距离。”

“我不认识他，他比我低一年，且不同科。”

“最好不过，这篮水果我帮你转送老人院。”

维元点点头，在小事上她从不与父母执拗，她一向是好女儿。

接着，新年假期来临，父母开通地让于申一带维元出外旅游，维元玩得非常高兴，申一教她潜水，她在水底珊瑚礁边用手掬起一群小丑鱼，笑得合不上嘴。

如果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两个星期，一点也不过分。

她鬓边扣着大红花，晒得皮肤金棕，胖了五磅才回家。

行李中有许多各种颜色及形状的贝壳，维元逐一小心洗净陈列。

她最喜欢的是一对白色的天使翼，那形状与纹路与文艺复兴西洋



画中的天使双翼一模一样。

王太太看到她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钻石指环，立即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申一给我的订婚指环。”

“你俩已经订婚？”王太太又惊又喜。

维元坐下，“我已答允，他说他已经征求到你同意。”

王太太点头，“是，出发之前他问过我，我很高兴，我祝福你们。”

“妈妈好像认同早婚。”

“早，早什么，又不是十六七岁，大学出来，做几年事，已近三十，婚后成为高龄产妇，你们新派人老以为青春永驻，永远不会过去，告诉你，人一下子就老。”

“妈妈的口气真像妈妈。”

王太太叹口气，“半夜听见婴儿哭，我还会以为是你：哎呀，元元为何悲泣，起身想抱，才醒觉女儿已经大学毕业，时光飞逝呵。”

维元微微笑。

王先生她父亲敲门进来说：“太太，我们迟到了。”

两老结伴看戏去。

王太太临走丢下一句：“看到没有，少年夫妻老来伴。”

为着毕业典礼也喧嚷好一阵子。

王家亲戚奇多，且都是女眷，叔伯们辞世，他们那些妻子却十分健康，一点血缘也没有的一群中年太太，凡事七嘴八舌不请自来奉献批评。

——“读什么科？”“英国文学。”“有什么用？”“或者可以教书。”
“那有什么出息？”“只得一个女儿，有妆奁。”“那就不用愁。”……

使维元觉得，她要是到了四五十岁一张嘴仍不愿闭紧，她会找医生把嘴皮子缝实。

父亲把一笔款子存进维元户口，另送她一层地段体面的小公寓，忠告说：“不要借钱给别人，不要投资别人生意，不要请别人到公寓住，要学会说‘不’。”

成年了。

同学们举行晚会，女生泰半打扮成小凤仙，只有维元穿千年不变的黑色小裙子。

她站在露台上看园子里热闹的张灯结彩，突生伤感，像是知道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。

有人轻轻与她打招呼。

她不认得这个人，他脸上有股惹人喜欢的书卷气，凡是这样的人都有点忧郁，不太主动。

维元微笑，“你好。”

他轻轻站到维元身边，双手搭在栏杆上，“很热闹。”

维元只能答：“应届同学们都到齐了。”

“你有计划吗？”

维元笑答：“还没有决定，有几个选择，反而为难。”

那年轻人忽然轻轻说：“王维元，你不知我是谁吧。”

维元一怔，索性承认：“你说得对，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

年轻人涨红面孔，似有口难言。

这时有人大声叫维元，“维元，维元，我们要跳舞了，快下来教康嘉。”

维元应一声，再转头，年轻人已经离去。

整晚她在人群中找他，但是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。

短短相聚，匆匆几句话，却那样吸引，他像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，关心别人感受，维元愿意与他多谈几句，甚至向他请教，现今女生的前途及出路问题。

那晚于申一陪着维元，玩得很高兴，他喝多了果子酒，兴奋莫名，大叫大跳，有点失态。

比申一更轻浮的女同学咯咯地笑，“维元，管一管你的未婚夫。”

申一就是那样，嘻嘻哈哈过一生，他是幸运儿，物质选择堆山积海排在面前，不大懂得珍惜。

维元轻轻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幸亏申一还懂得尊重女伴，双臂搭在维元肩上，与她走往停车场。

他抱怨：“他们在水果酒里加了许多伏特加。”

维元说：“我来开车吧。”

“回家不过五分钟路程，我没问题。”

维元应该坚持，但是她没有。

事后想起，她精神好像有点恍惚。

她与申一上车，那辆簇新的小跑车一转弯便失控，嘭一声，撞到

崖边，然后反转倾侧，倒卧在公路上，强化玻璃爆碎，撒了一地。

迎面而来的车辆惊得呆了，立刻停车报警，并且热心下车救人。

他们把两个年轻人自车厢里奋力拉出，让他们坐在山坡喘息。

刹那间小跑车油箱着火炸开，一团浓烟，众人惊呼。

这时救火车及救护车呜呜赶到。

“伤者在哪里？”

“这里！”

救护人员十分诧异，“你们两人没事？”

不知怎地，王维元与于申一完全没有受伤，只有手臂略微擦损，但是两人受惊过度，神情呆滞。

有人说：“车子全毁报销。”

“已经是不幸中大幸。”

“奇迹。”

新闻报告员也那样说：“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疑与醉酒驾驶及超速有关，照说应当车毁人亡，但是该车司机及乘客却奇迹般全无受伤。”

两人在医院观察一宵，双方父母都赶来了，受惊过度，迁怒于人，彼此不理不睬，气氛僵硬。

王太太一直哭泣，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”

维元轻轻说：“妈妈，我没事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乘这个人驾驶的车。”

王太太说：“那么，与他解除婚约。”



维元竟没有反对，她点点头。

王太太说：“我去把指环还给他。”

手指肿胀，指环一时脱不下来。

这时于申一站在病房门口，什么都听见了。

他极之震惊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过一会，他走近王家母女，“那不过是场意外，一部车子，我并不介意。”

王太太抹着眼泪，“我怎样同你说，我请你妥善照顾维元，你此人如此轻率，难保没有第二次第三次意外，终有一次致命，我不再信任你，维元是我心肺，没有她我这个做母亲的也活不下去，两条性命，你还说你不介意？”

于申一垂头。

“你走吧，以后我都不想再见到你。”

王先生还想留个余地，轻轻说：“申一，老太太在气头上，你且避一避。”

于申一退出去。

医生进来笑说：“病人可以出院了。”

回到家，维元反而睡不好，整晚起床，不是找水喝，就是上厕所，她起来，母亲也跟着醒，终于一家三口都累成熊猫眼。

王太太叫医生配宁神剂服用，总算有觉好睡。

同学来访，问维元：“记得当时情况吗？”

维元点点头，“很多人都说眼前一黑，醒来已在医院，什么都不